桅中鏡

全

イ加1
842

余嘗謂近代藏書家莫如竹垞遵王焉今秋病瘧屛居數十日偶取二氏書及繙右舊鈔閲之古人所以能致富于斯者竭畢世之心力耳亦奚易易乎哉因採輯關渉聚書一事者緑為數十頁額曰椃中鏡余也車務倥偬又每苦囊槖空々如也嫏嬛羽陵不可津逮世之志于挿架懸籖者先讀此篇體古人之篤心以廣訪博搜則雖

特 イ 1
842
特 イ 1 842

身在溟渤外曝書之亭也是之園實可企及而已壬子重九前一日櫟牕主人識

横中鏡

櫟窓主人　輯著

陸放翁萬卷樓記云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讐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矣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隷古者音有楚

夏非博極群書殆不可達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迄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学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浅士乃謂藏書如闘草徒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学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舘為御史為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為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為歉益務藏書以挿於架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古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兗公六一堂司

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五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為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綑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畧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渭南文集）

楊文貞士奇文籍志序曰吾先世藏書數萬卷元季悉燬于兵吾早有志于学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車鈔録無以為楮筆之貴則往〻從人借讀不能數得年

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蓄書不能多也及仕于朝有常祿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日月積之一為收書之資歷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頗有所蓄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視吾少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謹護珍襲不至于廢壞逮傳其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視之漠然不以留意棄之如棄瓦礫者矣吾懼後之人不可守也凡書其意吾之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受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文貞公勲業名位冠于国初賜賚祿入積為收書之足見先輩雅尚 徐氏筆精

陸文裕藏書目序云余家学時喜收書醜醜屑〻不能舉韋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残本不售者遑遑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〻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病新起倉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年之積與一時長兄明舊所遺遺歷〻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録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将以類續入焉深識（筆叢）

朱竹垞曝書著録序曰先大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従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閲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

一檟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北還問曩所儲書則奇檟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過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脩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扵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閒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略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析抽

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戸外蠧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爲其痒也蓋將以娯吾老焉嗚呼今子大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士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録〻凡八卷分八門曰經曰秇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説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曝書亭文集）

又池北書庫記曰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於東先生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日耕时書借觀輙録其副毎以月之朔望謁慈仁

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録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朔北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觀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有于水火刼柰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貫人年利而惟近乎挙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裹藥糊蠹箔古之人

竭心力為之者令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没此士君子盡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尋尊経亂先生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残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蔵書家目録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録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滙池瀰汭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為先生記之

見上

謝在杭云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為江

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萬五千餘卷黄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矣（五雜組）

又曰求書之法莫詳扵鄭夾漈莫精扵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剞劂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裒集或鈔錄之殘賸其間不韋之誣阮逸之贋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為裘環斷成玦亦足寳矣

又曰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彴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價紿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

曰吾貧不能償也後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减價售之計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内王元美先生為作酉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惡甚後又歸虞氏之轍也

柳氏家訓曰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裏籖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珎珠船）

徐惟起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暹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應鐘亦善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失然四方之書咸有朱黄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

叅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裦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籍沉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華精

徐健菴攜葉石君傳曰葉君石者隱君子也性嗜書世居洞庭山中嘗游虞山樂其山水因家焉所至必多聚書嘗損衣食之需以購書多至數千卷會鼎兵燹盡亡其貲財獨身走還洞庭其鄉人相與勞苦石君蹙蹙曰貲財無足言獨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已復居虞山益購書倍多于前石君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抄本收藏古帙雖零缺單卷必寘購之世所當行者勿貴也其所得書條別部居精辨真贋手識其所由來識者

皆以為當有三子時試之曰若等無務進取但能守我書讀之足矣年六十七卒于家石君既沒而鄉人益思之以為王君公仲長子光流亜也其友黃儀子鴻嘗為予言因為之傳石君名樹蓮嘗為邑諸生已而棄去石君其字也子鴻精方輿之学亦奇士贊曰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雲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濟園先生之後所藏亦多散軼惟范氏天一閣尚存乎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庋之一樓曰傳是樓然較之諸家所藏多有目無書殊足慽也向亦聞棠君名惜未遇今為之傳不禁喟然洞庭有林屋洞相傳禹于此得異書如古所云宛委石倉者石君得之其亦不偶然也夫　澹園

文集

銭牧斎述古堂宋刻書跋云辛丑暮春過遵王述古堂觀所藏宋刻書縹青朱裝潢精緻殆可當我絳雲樓之什三縦目流覧如見故物任意涉獵不煩借書一瓻良可喜也呉兒窮眼登汲古閣相顧愕眙如入羣玉之府今得覩述古堂藏書又復如何遵王請予題跋乃就所見各書數語歸之（有学集）

楊君謙致仕歸讀書支硎山南華寺聞有奇籍多方圖致手自抄録嘗題書櫥云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喜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堅紙裝辛苦手自穿當忍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用為命

縱積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待開卷看撫弄名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地不旹拾壞爛無與憐盡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指勝不肖子持去將鬻錢（堅瓠集）

屠緯真曰書貴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刷印清明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許書次第為價之軽重以墳典六經騷国史記漢書文選為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案妮古録云宋紙於明望之無簾痕以余之所藏宋本晉書識之果然也）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闌多諱字（案匡玄敬恒殷禎之類是也）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

倣宋單邊濶多一線字畫不分麗細紙鬆刹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嘗見宋板漢書不惟内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數幅為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襯竹紙為佳蠶繭鵠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黄若糊背及以官券残紙者則悪矣元補宋板遺鈌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鈌内有單邊雙邊之畧且字刹迥別不辨自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〻若舊物非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為故家共姓所遺百計瞽惑售者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法眼辨證（考槃餘事）

謝在杭曰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学顔瘦者學歐行欵疎

審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黒矣国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悪極矣（五雜組）

胡元瑞云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是正甚可惜也（以上葉少蘊論）今書貴宋本以無訛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訛于宋耶余所見宋本訛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筆叢）

又曰宋時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録之本往々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語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

陳眉公云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璧殘珪（巖棲幽事）

王阮亭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居易録）

屠緯真云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考

王阮亭云陸文裕金臺紀聞云葉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又云比歲京師印板不減杭州蜀閩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售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亦不逮矣唯蘇州一匠稍追古作此嘉靖初語也近則金陵蘇杭坊刻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更兵燹城郭丘墟都無刊書之事京師亦鮮佳手數年以來石門（即崇德縣）呂氏崑山徐氏雕行古書頗倣宋槧坊刻皆所不逮古今之變如此其亟也（居易錄）

又云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謝方伯在杭手鈔本在杭跋云幼槃詩文不傳于世此本從內府借出

時方冱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銓京邸資用不贍乃手自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椎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記一段奇事也萬曆己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辛酉（素古人篤心於此跋而可見焉故特録以舉似）

王元美前後漢書跋云余生平所購周易禮記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二千餘卷皆宋本精絶最後班范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桒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寛厚字大者如錢絶有歐柳筆法細書細髮膚緻墨色清純奚潘流瀋蓋自眞宗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自寶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觸者前有趙吳興小像當是吳興家物入吾郡陸大宰又轉入顧光祿失一莊而得之噫余老矣即以身作蠹魚其間不惜又恐茲

書之飽我而損也識其末以示後人（四部藁）

陳眉公云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五百金買之亦畫一小像在其後（筆記）

錢牧齋跋前後漢書曰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弆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悽涼景色約略相似癸未中秋日書于半埜堂（初學集）

又跋云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

弟也書法擬顏魯公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媿其言

又書舊藏宋雕兩漢書後云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陸水邨太宰家後歸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一百金從黄尚寶購之崇禎癸未損二百金售諸四明謝氏庚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為六丁下取此書却仍在人間然其流落不偶殊可念也今年遊武林恒公司馬擕以見示諮訪真贋予從臾勸亟取之司馬家插架萬籤居然為壓車物矣嗚呼甲申之乱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刦也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刦也今吾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捃拾不足當吾家一毛片羽見者誇詡比于酉陽羽陵書生饑眼見錢

但不在紙裹中可為捧腹司馬得廿十箧乃今時書庫中寶玉大弓當令呉兒見之頭目眩舌吐而不能收不獨此書得其所歸亦差足為絳雲老人開顏吐氣也劫灰之後歸心空門尓時重見此書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經歷年載忽然覆書記憶宛然皆是藏識變現良非虛語而吕不韋顧以楚弓人得為孔老之云豈為知道者乎司馬深知佛理乎以斯言諗之（有学集）

王阮亭云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冦弇州得之陸水邨宰家前有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太宗伯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後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〻此書後又歸新鄉張司馬桓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岩

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後不知歸誰何矣（分甘餘話）宋牧仲云王弇州先生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紙爲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趙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紗帽神彩如生弇州亦作一像於弇後州殁錢虞山先生（謙益）以千金得之後轉鬻於四明謝象三頃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近已携往塞外矣（筠廊偶筆）

姜二酉云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帙標籤文衡山八分書（七頌堂識小錄）（案松雪漢書藏吾家一大故事故特詳及此矣）

宋牧仲云阮亭云余鄉張忠定公蓄宋槧

文選搆實選斎貯之以歸蕭齋（筠廊偶筆）（棠選斎蕭斎猶實晋室顔及怯重之重宋槧書甚貴可知）

銭遵王云夢粱録二十巻往予讀南濠文見其跋吴自牧夢粱録凡臨安時序土俗坊宇游戯之事罔不筆載蓋繼元老夢華而作者私心竊慕之而末由観（其書）斧季輦下還觧帙出書二百餘帙遺予往視皆秘本也因笑曰僕頃游南昌空橐抵里逐次作得詩三十餘首毎詫于人此行可為壮遊矣彼鍗竽牘問苞苴纍〻若〻者曾不以易我奚囊中物也子今捜奇覧異捆載秘書而還視予幾窮途酸語所得不已遠乎李嘆曰浪遊兩年未嘗遇一真好書人歸而求之於子有餘師矣當悉橐以倶繕寫毋煩借書一瓻但視世之夢〻粥〻假牧児之

盍而乞隣女之光者我兩人好尚之畧同爲何如耶予因次第借歸自春往秋十鈔五六夢粱錄亦其一焉嗟〻近代藏書家推章五李氏金陵焦氏王孫則西亭之萬卷堂汴之竹居文史盡隨怒濤去矣灰劫之餘未知金陵圖籍猶有存焉否今谷李所購乃中麓秘藏之物予不敢忘所自遂率連書之如此　讀書

敏求記

又曰揚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清常道人跋云歲己亥覽吳琯刻古今逸史中洛陽伽藍記讀未數字輒齟齬不可句因購得陳錫玄秦酉岩顧寧宇孫蘭公四家鈔本改其譌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脱者三百廿字丙午又得舊刻本校于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十餘字凡歷

八載始為完書清常言讐勘之難如此（案清常道人姓趙名開美海虞人）予常論牧翁絳雲樓讀書者之藏書也清常殁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白晝鬼哭嗜書之精靈如此伊予腹笥單踈囊無任敬子之異本又何敢廁于墨莊藝圃之列然絳雲一燼之後凡清常手校秘鈔書都未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贈夫殆留此以欲助予之詩注耶（案遵王書有牧翁詩注今尚傳于世）何其幸哉又何其幸哉

屠緯真曰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行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

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考槃餘事）

王阮亭曰乙酉有書賈来益都之顔神鎮攜蘓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香祖筆記）

李卓吾曰顔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黄長睿得鷄林小紙一巻已為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二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来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顔乃惜紙黄或好奇耳余幸獲挍秘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飜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巻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両用若今之紙不能尔也（疑耀）

錢牧翁方言跋曰余舊蔵子雲方言正是

此本而紙墨尤精好紙背是南宋樞府諸公文牀啓副翰墨燦然于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有学集）

屠緯真曰凡印書永豊綿紙上常山東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称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廉余篋笥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刀者弗屑也（考槃餘事）

謝在杭云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来呉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五雜組）

胡元瑞云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

及禮部門之外及桔辰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扵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扵燈市每朔望并下瀚五日則徙扵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扵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耳（筆叢）

王阮亭云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徐尚書健菴（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扵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

生覽賞者士大夫言之輙爲絶倒（古夫于亭雜録）

錢牧齋跋新序曰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翔鴻嘉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経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鏡刹之佳悪一開而可辨者此也（有学集）

錢遵王云務觀南唐書詳核有法卷例倶遵史漢體首行書某紀某傳卷第幾而注南唐書于下今流俗抄本竟稱南唐書本紀卷第一卷二三列傳亦如之開卷使見其謬可一噱也（讀書敏求記）

（案以上二項覽書者所當識故表而出焉）

又曰予按端臨経籍考毎因篇帖浩繁無暇取原書覆校卷數大都牴悟学者當

原之莫謂其不足援據也
陸放翁跋京本家語曰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邯鄲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而宋書挍讎尤為精詳不幸兩遭回祿之禍而方策掃地矣李氏書屬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收書之富獨称江浙繼而胡騎南騖州縣悉遭焚刧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繼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舊收此書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齕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秩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別以紙裝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懶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為予寶惜之紹興戊午十月七

日雙清堂書○後五十七年復脫壞不可扶子聿函裝緝之持以相示方先少保書此時某年四十今七十矣不覺老淚之濡睫也紹興甲寅閏月四日第三男中大夫某謹識（渭南文集）

袁寓翁云余家藏春秋繁露中鈌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鈌紙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爾〻不知當校勘受賞銀絹者得無媿予後從相国寺資聖門買得抄本两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纍似為生氣及離乱南来鈌本且不可得矣（楓窓小牘）

徐本字以道性獨嗜書毎得一書手自校對鈌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麓堂文藁）

陸放翁跋東坡集曰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絹成編此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十四日山陰陸某書（渭南文集）

錢遵王曰唐尊老子為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勅升于史記列傳之首處伯夷上予昔藏宋刻史記有四而開元本亦其一爲今此本乃集諸宋板共成一書小大長短各称咸備李沂公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一琴謂之百衲予亦戲名此為百衲本史記以發同人一笑焉（讀書敏求記）（案焦尾百衲可称切對）

又曰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此係北宋鏤板予得之梁溪顧脩遠洵縹囊中異物也後為李滄葦借去屢

索不還耿〻掛胸臆者數年滄葦没此書歸徐乾菴予後従健菴借来躬自摹寫其圖象命良工繪畫不失毫髪楮墨更精于槧本閲之治〻自喜嗟〻此書得而失失而復得繕寫成帙予之嗜好可謂勤矣然聚散何常終歸一慨学者唯以善讀為善藏可耳

何義門讀書敏求記跋曰絳雲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銭遵王此記凡六百有一種皆記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可謂畢世之菁華萃于斯矣書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携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竹垞既應台後二年典試江左遵王會於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讌約遵王與偕私以黄金翠

裒予侍書小史啓鐈豫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函致遵王漸知竹垞詭得且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竹垞年譜）

胡元瑞曰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葢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于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帖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浥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葢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代黒雁者私計不足償并解所衣烏絲直綴責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于書之不售得直慨然適官中以宅車句喚因約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

不巾櫛訪之則夜来隣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弥月因識此冀博雅君子共訪或更遇云（筆叢）

王阮亭曰予家自太僕司徒二公發祥然藏書尚少至司馬方伯二公藏書頗具矣乱後盡燬兵火予兄弟官遊南北稍復収緝康熙乙巳自揚州歸惟圖書數十簏而已官都下二十餘載俸銭之入盡以買書嘗冬日過慈仁寺市見孔安國尚書大傳朱子三禮經通解荀悅袁宏漢紀欲購之異日侵晨往索已為他人所有歸来怊悵不可釋病卧旬日始起古稱書淫書癖未知視予如何自知玩物喪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孫知之朱翰林竹垞嘗為予作池北書庫記（居易録）

李卓吾曰今秘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郷會進呈試録謂之蝴蝶裝其糊経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閲王古心筆録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経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曰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疑耀）

錢遵王曰周公謹曰焦達卿有呉彩鸞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為二十三先二十四仙相傳彩鸞所書韻散落人間者多余從延陵季氏曽觀其真蹟一先仍作一先與達卿所藏者異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為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録曰旋風葉者即此真曠代之奇寶因悟古人玉燮金題之義唐六典所以有熟紙

裝潢匠之別也自北宋刊本書行世而裝潢之技絶矣余幸過此韵得覯唐時卷帙舊觀今李氏零替此卷歸之不知何人世無有賞鑒其裝潢者惜哉　讀書敏求記（案方藥地通雅曰唐始有葉子今書冊是也昭文館版本淳熙進讀陸贄奏議令日讀五版此葉子書也予謂蝴蝶裝旋風葉豈其葉子書也蓋卷軸變為葉子葉子變為綫裝古今之異如此近來李笠翁花卉譜頁粘成冊意是葉子之遺已）

又云日本書籍裝潢楮墨咸與中華異而寔精于中華矣

陳眉公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自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艸堂屢亡逸宋真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余嘗于項子京家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内襲以薄繒觀

帙字巾旁可想也（群碎録）

高澹人云内府所藏内景経黄金書上下烏絲欄織成中用朱墨界有宋宣和紹興諸小璽用外國蝦鬚草為簾以裹之云避濕氣（獨旦集）

兵燹山藏書石室記云予生七歳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閲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為往往編残字鈌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扵市肆借觀為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説所得無無幾乃徧于内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録隨即奉還之然必撻護愛惜冀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

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況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学於中国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于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学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有興起者乎歲己未

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郷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学甲戌第進士即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歳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郷服闋謁先聖于学宫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早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為屋凡梁柱極瓦之類皆石為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経始於□□年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為銭總若干皆其工者郷友呉雲也中為木櫥若干內度以書俾成予即此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為之記（瓊臺會藁）

趙文敏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浄几焚香勿巻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

挾剌随修随閲随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松雪書跋）

司馬温公曰吾每歳以上伏之重陽間曝羣書之脳所以年深不損（墨莊漫録）

屠緯真云藏書于未梅雨之前晒取極乾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脳可辟蠹芸香即今之七里香也（考槃餘事）

尚景哲云麝香収書厨内可去蠹虫木瓜亦可（博聞類纂）

黄省曽云庚辰冬日讀太平御覧屢得蝴蝶乾翅座生云古人常採辟蠹内揷筆紀興三首色訝桃花片香知蝶翅乾但求倉箱固誰惜鳳車残細草飛難脱軽枝集未安如予任鎖蠹留取點幽攔

何處求春蝶芬芳着簡編竹枝無箇〻花蕋少翩〻畢命全文学縁人久歳年恐收莊子夢清　意凄然片〻春風小飄〻百草低乡疑朱網得香莫美人攜春滿遊無奈花蘩意共迹故令輕薄影一一伴封題　五嶽山人集

附浙江十二家選張夢階書中乾蝴蝶詩飄零葉〻剗地憐冂首浮生比聚烟豔魄尚迷春九十芳魂已隔界三千縹緗乱影供長住繭紙餘香住獨眠容院葦叢能憶否拼將金粉研芸箋

方中履云書厨可置樟腦雄黄以笈表之　物理小識

癸丑孟春初二終日無事因手整書

偶得此冊更續新則

海覽姚叔祥有言今藏書家知秘惜爲藏不知傳布爲藏何者秘惜則緗褁中自有不可知之秦刼傳布則毫楮間自有迹相傳之神理然所謂不知傳布之説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與者則子孫爲門戸計而不敢傳鬭奇

炫博樂于我知人不知則寶秘自好而不昔傳卷軸相假無復補壞刊謬而獻踵還癡一嗤則慮借抄而不樂傳舊刻精整或手書姸妙則懼飜摹致損而不忍傳凢此四不傳者彼縣不知世変靡常聚必有散一旦三災横起流爛滅没無論藏者且累著作姓名一併抹煞是藏有加于亡何必後來猜〻詈祖龍為也（徐氏筆精）

楊文貞公士奇少孤貧十六嵗出為村落童子師欲買史略二冊百銭不能得其母夫人畜一牝鶏數嵗命以易之世有此母安得不生此子

宋李徳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予友郡武謝兆申好書畫罄家貧而買墳籍兀坐一室四面皆書僅容一身宋世版本未

盛恐李公未必如此之富予與謝君極稱臭味文謝君藏蓄幾盈五六萬卷又多秘冊合八郡一州未有能勝之者不獸古人書城書窟書倉書岩為奇耳世之蓄田產屋宇多者子孫稍賢必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衣食不匱也蓄尊罍彝鼎多者子孫稍賢亦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耳目逓玩也惟蓄書籍圖畫者子孫雖賢未必保守不失何也非深知篤好者鮮不屑越也余見保產業之家多至六七代而保書籍者不過一二代耳然保之之法當較之田產屋宇尤加嚴容康戈歷四五代也唐末呉人徐脩矩世守書籍萬卷皮日休常就借讀日休詩曰保玆萬卷書守慎如羈紲陸龜蒙詩云吾聞徐氏子奕世皆才賢因

之遺孫謀不在黄金銭若干賢不至奕世守愼不如覊紲非所以論保守也

陳貞鉉曰聚書有十難學無淵源一難也家少承書二難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難也乏之慧鑒四難也隋唐以上書不多見五難也携帶跋渉易致觸損六難也撿曝之勞病于夏畦七難也迺無善本校讎斯吾八難也家貧購書九難也に時不閑便供蛀蠹十難也夫聚必有散物理之常念此十難嗜好弥篤余嘗言曰田宅易購矣書難逢縁不相値奇秘総蘊昔杜暹藏書每題跋尾曰請俸買来手自校讐及借人爲不孝言雖未大然自痛切矣

陳貞鉉曰古人衣裳與敝書不借人則疑于不廣非不廣也畏書之勞不畢世不

已借書之敝多致遺亡點汙則其掛懷不至於再置不已使書可再置抑又何嫌聞或重帙善本抄篇集函非通都大邑不購非良緣奇遇不値非閲年積時不成偶欲披閲或方借而未還或已借而既失至于撫卷痛恨不如不借之為愈也客曰如是書終不借人乎居士曰書亦何可不借人也賢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書来是與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也何可不借来借者或蓄疑難或讐異同或補遺簡或搜奇祕至則少坐供茶畢然後設几持帙恣所觀覽隨其抄謄請主客無相妨尋常供具不為添設絶不置酒恐緣酒而狼戾書帙夫如是或竟日或數日或十數日予俱不厭客亦無猜若欲以半

部一函持借出門僕已具觴酌誓于大聖大賢之前斷々不甬人各有願幸毋相強

徐巨源與錢牧齋求宋集書云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為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々為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僅五之一後稍々收殖數歲之間于所宜有者殆已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貸錄之未嘗玷爾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烏以為猶賢于聲色狗馬者之為又性于他玩物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笥所藏者畢仲游西臺集蘇烋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世所希有也以

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遇大君子而不以諸同好爲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秦淮書估之便奉求價錄明夏繕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頼古堂藏弆集

跋

此編劉桂山先生之所著收藏家車跡歷歷可考矣蓋先生博物洽聞高于當今是恃昌歜之餘云然使收藏家讀之則可以知前脩之篤心又可無有書不讀之誚眞可爲梔中之鏡也知其援引奇帙秘函世所希傳此豈得僅僅冊子視之哉癸丑四月一日樗園杉本良記

讀杜艸堂